



左：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微笑着向沿途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好！”
右：许多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

丹麦文化节 各族裔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记者丹麦报道）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至二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参与者为哥本哈根居民中有着

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八十五个团体的志愿者、表演者和艺术家等。文化节迎来了五万各族裔民众。

介绍法轮功的展台成了文化节

的亮点。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介绍大法真相：当年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受欢迎的功法，现在弘传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受益者无数。但在其发源地的中国却遭受着中共的迫害。

一些人走进展台里，仔细观看令人震惊的迫害图片。一位来自前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先生说：我知道共产党有多坏，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一位非洲裔教师看了介绍资料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致力于对青少年义务进行人权知识教育的老人则表示，他非常知道中共的邪恶，看到这样的一批好人受迫害，非常想为此做些什么；他建议用他所在组织的国际联系网，为制止迫害做些具体事。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慈悲融化华人心中坚冰

（明慧记者多伦多报道）“一个慈悲的微笑会拉近心灵的距离，消除对方的仇视目光；帮助推幼儿车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开一下大楼的门，会化解对方冷漠的面孔；对来到那里需要帮助的人伸出热情的手，会驱散对方麻木、不解的面目表情。”在加拿大多伦多唐人街坚持讲法轮功真相十一年的吴燕霞对记者这样说。

十一年中，吴燕霞见证了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华人逐渐地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也见证了很多善良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她说，从大多数华人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转变，“有的人会给你一个微笑，有的人会对你说一句支持、鼓励的话，有人会向你问寒、问暖。”

药店老板从敌视变关心

唐人街真相展板旁边有一家药店，吴燕霞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听其他学员说，这位店老板对法轮功学员很不友好，每天从身边匆匆走过，都带着仇视的目光。吴燕霞总想跟这位老板交谈一下，但一直没有机会。

看到这位老板走过时，吴燕霞会

对她说：“知道我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吗？请您看看真相资料。”或者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吗？请拿一份真相资料看看就会明白。”

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吴燕霞说：“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心却相隔甚远。”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当第二天吴燕霞去放展板时，地上的雪已被过往的行人踩得很结实。她到药店借铁锹铲雪，对那位老板说：“可不可以用一下您的铁锹铲雪？我们的铁锹断了。”经老板同意后，吴燕霞借用了铁锹。她谢过老板，把展板周围的雪铲干净后，把药店门前的雪也铲干净了，然后从附近的超市买回一袋盐撒在地面上防止结冰。

当吴燕霞把铁锹用纸擦干净还给药店老板时，对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吴燕霞说，老板笑得那样甜，除了说谢谢外，还关切地说：“看你的手冻得那么红，怎么不戴手套？”



“从此以后，她每次从展板前走过，会看看展板，再给我们一个微笑。”吴燕霞说，“有一天我们在地铁站相遇，她象见到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当得知我有时上夜班，白天还去展板前讲真相时，关切地说‘要多保重啊’！”

杂货店老板帮看真相摊位

展板附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原来每次看见法轮功的展板，气就不打一处来，总是甩下几句闲话。吴燕霞说：“有一天我友好地对他说：你有意见就提出来，生气会伤身体的。他便气愤地手指展板上的图片说：就这！血淋淋的，摆在这，不觉得寒碜吗？”吴燕霞对他说：但那是事实呀。可没等吴燕霞说下去，这位老板便说：“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说。”说罢一甩手走了。（接下一页）

（接首页）又一次他手指展板气愤地说：“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负面的信息展现给外人看，你们脸上有什么光彩吗？不觉得丢人吗？都是中国人，干什么吗！”

吴燕霞明白了他的心结在哪里，便对他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好吃的给客人吃，自己受多大的委屈，也要把笑脸给别人。你以为我们觉得这些图片好看吗？你觉得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国家光鲜的画面展现给外人看吗？你知道我身边有多少人只因为向政府讲了一句真话，就被抓、被判刑、遭受酷刑吗？你知道我的亲人就是因为不愿配合当局撒谎欺骗中国人现在正在被关押吗？我们只是想做个社会中的好人就被迫害，只是为了讲句真话就被关押。你说句公道话，如果讲真话被禁忌、做好人被迫害，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说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吴燕霞说，起初对方脸上充满怒气，继而涨得通红，渐渐平和了许多，最后低声说：“我知道，我还不了解共产党吗？就是看到这些画面心里不舒服。”

“以后再从此走过，他脸上都呈现出笑容。”

有一天吴燕霞在真相点值班到很晚了也没人来接班，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号码。这时她看到了这位老板。他了解情况后便说：“那好，我替你看一会儿摊，你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找到钱包。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硬币，我到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电话。”吴燕霞说，“直到我安排妥当后他才离开。”“以后的几年，每年神韵到多伦多演出，我去他店门前贴海报，他总是笑着说：贴吧！愿意贴多少就贴多少。”

经过漫长的十一年向华人小区民众讲真相，吴燕霞确实感受到了大多数华人内心的变化。一位以前曾住在唐人街几年不见的老华侨再次和她相遇时感慨地说：“哇！你们还站在这里呀！就冲你们这种精神，我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由温暖的阳光一定会照耀在中国大地。”◇

叙利亚青年的奇遇

我在上网与人聊天时，偶遇一位叙利亚青年，他是大学四年级学生，经常上网聊天，特别喜欢与中国人聊天。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英文也不太好，但他就喜欢在网上交友，我与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迫害，他听后没什么反映，好象这事与他很遥远，只是说：你们认为好，就炼吧。他告诉我他的国家正在内战，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不能上课。

不久，这位大学生又上网了，这次他大声在网上求救，说他妹妹在放学路上遇到枪战，被一颗流弹击中心脏部位，医生说快没救了，我马上叫他帮他妹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他听不太懂，又不太相信，我想救人如救火，如何让他快速明白呢？他英文不太好，我就找了一本阿拉伯语电子版的《转法轮》传给他，说这是一本能救命的书，你就念给她



茅塞顿开

【明慧网】长途车上，我身边坐着车老板，这位中年男子已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他退党的是他的警察朋友的妻子（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不厌其烦地劝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却嫌“愚昧”而表示反感，“无神”观念根深蒂固。

我有缘和他同坐几小时车。路上，司机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开始调

听，要快，不然时间来不及了，救人要紧。他立即下线了。

又过了几天，他在网上找到我，激动万分，说：你给我的这本书太神奇了，书还没念完，他妹妹就活过来了，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他说他要大声向周围所有的人介绍这本神奇的书，他国家的人还没听说过《转法轮》这本书。几个月过去了，没了他的消息。

一天我在网上又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起了这几个月一直忙于与中国人交往，他发现中国人喜欢用 QQ 聊天，他申请了一个 QQ 号，向所有网络上能遇见的中国人讲他念《转法轮》的神奇经历。他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还有不少中国人骂他，他就与他们交谈，问他们为什么仇恨法轮功，他用亲身经历来说服这些人，最后他发现，其实这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是很渴望自由的。他认为生长在中国的人本来是很幸运的，但不明白为什么不愿听真相。

这位叙利亚青年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教他炼法轮功的人，如果在叙利亚周边国家能找到人去教会他们炼法轮功，他相信将会有很多人学炼。◇

台，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便可收听那个波段的电台广播，载体是无线电波；人的思维以脑电波形式存在，人念“法轮大法好”，好比将自己调到“神”的“波段”，载体是脑电波。听收音机是接收电台发射的信号，念“法轮大法好”是接收神的良性信息。检验电台是否调得准，需要细心调节旋钮跟踪信号；检验与神“沟通”的“台”是否调得准，需要调整心态一心不乱地念。听收音机调台不是“愚昧”，念“法轮大法好”同样不是“愚昧”。如此类比，人与神“沟通”的原理一下子变得很简单。

这个类比曾一度奏效于一些“满腹经纶”的人中精英，这位自称不信神的车老板听罢表现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回去一定要给他的朋友讲讲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并为此而兴高采烈。◇

武汉张甦被洗脑班殴打下毒 恶警叫嚣活摘器官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甦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被武汉市警察绑架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洗脑班)囚禁、折磨 173 天,洗脑班人员用殴打、不许睡觉、在饮食中下毒等卑鄙手段逼迫张甦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期间洗脑班警察江黎丽还威胁张甦:“共产党弄死你就象弄死一只蚂蚁。明天把你拖出去枪毙就说你是自杀,给你家属一盒骨灰了事,或者把你弄到医院割了几个器官,就象给你看的苏家屯事件,你又能怎样?”可见,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事实,在底层警察中也是公开的秘密。

张甦日前已向武汉市检察院控告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违法行径。以下是控告信主要内容。

被绑架

我叫张甦,湖北省武汉市人,今年四十七岁,是武汉市永田网球俱乐部网球教练。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上午八时许,我在居住住所常青花园附近遭一伙暴徒袭击,他们对着我眼睛往里喷刺激性药水,拳打脚踢,扭手臂将我反铐住,并推入路边的一辆轿车中带走。

等我睁开双眼发现已在常青花园派出所中,那伙暴徒是十几年前就打过交道的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处警察蔡恒、张宁等人,他们很快将我又塞入那辆轿车,将我拉到一建筑物的房间内,这才对我出示所谓监视居住决定书,上面没有涉嫌罪名,没有执行单位,没有执行期限。随后他们就离开房间,剩下的人员告诉我这地方就是臭名昭著的湖北省洗脑班——所谓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专门强行“转化”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这里对我进行长达 173 天血腥的“转化”迫害。

臭名昭著的湖北省洗脑班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位于洪山区马湖村,与省女子戒毒所一墙之隔,一进大院门就是一个大花园,花园旁是一栋四层楼建筑,也就是教育所的

主楼。一楼大厅设有活动室,大厅两边分别有十个房间,关押法轮功学员和陪教人员。二楼中间是会议室,两侧分别是十个房间,是教室和帮教人员的住房,而在所谓教室内,除一张桌子、一个凳子(给法轮功学员坐)、两个靠椅(供帮教坐)之外,什么都没有。三楼是教育所警察居住的地方,四楼是大会议室和护卫队(类似保安)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有五种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第二是“陪教”,由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或街道派来,每两名陪教以同住形式监控一名法轮功学员;第三是“帮教”,即专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法轮功信仰;第四是护卫队人员,他们类似保安,但不穿保安制服,穿的是黑色作训服,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前三种人未经许可不能离开主楼,第五就是警察,他们管理并负责制订“转化”措施。

洗脑迫害

洗脑班对我进行的所谓“攻坚转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四十多天,主要由丁星樵和肖杨荣在我面前诬蔑大法,逼我转化,还多次用书本、报纸裹着的棍子打我,说这样打人没外伤。

第二阶段,丁星樵被调走,新换来一个六十多岁男子刘某某,黄石人,与肖杨荣继续对我“转化”,逼我看诬蔑法轮功的所谓内部资料片,并开始进行肉体折磨,不让睡觉,直到我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两次晕倒,他们才不得不停止。

在这四十多天里,警察多次对我进行威胁:二中队队长刘成,男,三十多岁,湖北麻城人,他恐吓并威胁我说:“这里还没有不被转化的”如拒不“转化”,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关押你,用一切手段到你“转化”为止。

二中队警察彭刚,男,三十多岁,湖北武穴人,多次对我辱骂,对我的信仰进行诬蔑攻击,对我人格尊严进行侮辱。

一中队副队长胡某某也曾对我

恐吓,他说:共产党就是专政,不跟党走不转化就坐牢,转化了就回家,法律是为共产党制订的。

一次,我听到二中队副队长江黎丽(女,三十多岁,湖北十堰人)对隔壁教室武汉青山区的一位女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食,故意反复捅这位女同修的食道,还用电警棍电她,传出声声惨叫,我听到后对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为此他们将教室门窗关闭,并拉上窗帘长达一个多月,除了中饭和晚饭是固定时间,我完全处在没有时间的混沌状态。

被下不明药物

刘某某对我先采用谈话方式灌输他们那套邪悟理论,我拒不接受并针锋相对辩驳,他恼羞成怒,在他的建议下,教育所用更阴毒的方式对我的身体进行伤害,他们在我的食物和饮用水中下药。先借口说其它教室热水瓶不够用要拿走我房间的热水瓶,然后我的饮用水就只能靠肖杨荣去开水房打来。她有时故意拿来一些饮料,零食给我,说是照顾我,饭菜也是由她打来。我吃下这些东西后身体出现明显反应,有时胃痛,有时胆痛,有时头晕脑胀,还有时心慌,呼吸困难等等。刘某某还时常暗示我,如继续顽抗,五脏六腑都会逐渐坏掉。

警察公开威胁“活摘器官”

这个时期他们拿走法轮功书籍,改为让我看诬蔑法轮功的所谓内部资料片,我指出这些都是假的,是为诋毁法轮功编造出来的。这些新闻事件,通过媒体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危害。同时我还指出这些都是非法出版物,是违法的,不能作为教育材料。

警察江黎丽因此威胁我说:“你还跟我们讲法律?你知不知道公检法是一家,都由政法委领导。政法委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弄死你就象弄死一只蚂蚁。明天把你拖出去枪毙就说你是自杀,给你家属一盒骨灰了事,或者把你弄到医院割几个器官,就象给你看的苏家屯事件,还可以救几个人,然后再把你一烧,连骨灰都不给你的家人,你又能怎样?”

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日,张甦被武昌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假如彼得举起了横幅

【明慧网】“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与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影片《耶稣受难记》中，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曾是耶稣最忠诚门徒的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

如果时光倒错，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能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



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赢得的一定是后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如果认为彼得举起横幅不是“搞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反迫害同“搞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文/欧阳非）◇

李淑贤演戏和李淑贤死亡

【明慧网】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30岁，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且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

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象真的一样。”这样，一则假新闻出笼了，题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

文章中李淑贤说：“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李淑贤受到共产党和电视台“优待”后，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不久死亡。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曾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

可是，此事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很多地方媒体也在播报，炒作得沸沸扬扬。◇

【明慧网】春秋时代，齐灵公有个怪僻的“嗜好”：喜欢看女扮男装。他别出心裁地让宫中的妇女，都穿上男服。消息传开，上行下效，齐国各地妇女，都赶时髦地跟着学，纷纷穿起男装来。弄得不伦不类，阴阳失调，家庭不和，社会风气很坏。

齐灵公知道后，很生气，就派官吏四出禁止，并颁布法律，规定：“女子着男子服饰者，撕裂其衣服，割断其衣带。”但也无济于事。女穿男装的人，还在有增无减！齐灵公大伤脑筋，请教齐国卿大夫晏婴。

晏婴说：“您对外面下禁令，可是您在宫中却鼓励、纵容妇女们着男子服装，这就好比挂的是牛头，卖的是马肉，内行外效，南辕北辙，这样怎么能禁止得了呢？”（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近日海外媒体报导，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市有一间新华医院，趁孕妇剖腹产时偷摘她们的肾脏。今年八月案发后，该院院长被警方逮捕，住处被

上行下效

搜出一百八十万现金，院长供称他偷过九颗肾脏。大陆媒体认为此事太敏感，至今没有任何报导。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各地持续传出肾脏被偷的消息，令人恐慌，官方也曾下令禁止私下器官买卖，百姓也认为这是少数不肖医护人员所为。其实不然，冰山一角已被揭开。

2012年7月在加拿大出版的《国有器官》（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多位世界医学界权威和专家探讨了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介入器官移植的现象。其中被誉为全球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在书中提到：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现象普遍存在。书中收录了多位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人士和权威医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模拟图

专业角度分析了中共活摘器官，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同时，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薄谷开来案件中被掩盖的诸多黑幕，她的罪行涉及与薄熙来在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并从中牟取暴利等。

上行下效，时至今日，中共的罪恶危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